



OK 丛书



紫秋千

理想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的？
到底存不存在永久的幸福？
拼凑的完美能不能弥补精神的失落？

艾冬/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紫秋千

艾冬 /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紫秋千/艾冬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 2
(OK 丛书)

ISBN 7-5008-2737-7

I. 紫… II. 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075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82075934 62005038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88370586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E - mail: ok-books@soh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阳谷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86 千
印 张: 8.5
印 数: 10000
定 价: 17.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1

舵手酒吧的气氛和环境都很好，是个滋生情人的好地方。

钟紫芸和许村涓正在闲聊中。看看表，时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零五分了。钟紫芸的心底突然泛起了一阵难受的抓揪。

“喝吧，我们要回家了。”她努力地控制住了那种难过，向坐在对面表情绚丽的许村涓说。这时，钟紫芸在振动的传呼里看到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

“该回来了吧，情人节是不是也留半个钟头给我？”陈曜在电话里很平静地说。

钟紫芸很用心地辨别着陈曜的话中的意味。陈曜的醋味儿一贯来的平淡，但心里却不见得轻松。幸好现在是在比较昏暗的酒吧里。如果这时他就在自己面前，钟紫芸一定会有很多不自在。一丝惭愧像水纹一样在钟紫芸心中荡了开来。撑着自己的赖皮的胆气，钟紫芸严肃又肯定地对电话说了两个“好”字便匆匆整理桌上的东西，让许村涓快快买单。说心里话，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面对许村涓和陈曜，钟紫芸考虑更多的一定是陈曜。陈曜是她的丈夫，是钟紫芸



的根本，是她幸福的保证和一切活动的前提。

一起驱车回家的路上，钟紫芸的身边虽然是许村涓，但是她的心里，却一直担心陈曜的情绪。到家了他对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自己与陈曜谈些什么？妻子的责任？我是一个挺实惠的妻子？钟紫芸想，自己和陈曜心中的感受一定是一样的，为了某种说不出的希望，无论他们遇到什么事情，一定是把家放在第一位。这里有一种平和的默契维系在两人中间。

“刚才是他的电话？”身边的许村涓平静地问钟紫芸，眼睛里布着一层不敢放肆的妒忌。

“是的。”钟紫芸有些不安地说，“不知他今晚怎么这么早回来。”钟紫芸的心里担心的还是陈曜，还在揣测着陈曜早归的真正意图。

剩下的路，钟紫芸和许村涓再没有说话，仿佛也没有必要说话了。所有的情绪变化都在对车子控制起作用的把手上凝固了，只有车速还在风中移动。再说就是多余和无趣。拐弯时，钟紫芸只轻轻地对许村涓招招手，没有去看他那满脸的不高兴。

家里只有洗手间的灯光是亮着的，陈曜已躺在暗幽幽的床上了。

“我十点就回来了，你却没考虑我的情绪。”陈曜说话一般是含而不露的，凡事都只点到为止，聪明人听了会感到他的分量，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软弱。他的脾性是钟紫芸喜欢的那种。钟紫芸喜欢深藏不露、凡事三思而后行的男人。

“我怎么知道你今晚这么早回来？”钟紫芸在自己的言语里加进了男人难以抗拒的娇气，“你不是说吃完了晚饭还

要 OK 吗？”钟紫芸从他那里找自己回来晚的理由。

“官场上的应付，没意思，所以我就赶回来了。”陈曜显示出极大的耐心，而钟紫芸也知道他对自己是讲究方法的。

“我怎么知道？你以前都是很晚的。”心有些亏欠的钟紫芸抓住他以前的不是，嘴里小声地嘀咕着把惭愧放一点在语调里。

“我，”陈曜接着说，“我虽然不是什么人物，但你却是我的初恋，对别人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的。你以前非要说我和陈烨有什么的，其实我对她根本就没有想法。而你不一样。”平缓之后陈曜突然激动起来。

他按他的思路说下去，钟紫芸几乎吓傻了，但钟紫芸很冷静，多少年了？陈曜已经多年没有对钟紫芸说这样缠绵悲壮的话了？钟紫芸心中阵阵难过，她感觉到自己眼里的泪，她仿佛看见陈曜的眼中也有泪。钟紫芸翻身上了她的那半小床，把自己嘴对着他的耳后，算是自己对他说这些话的理解。

“我知道，不过你应该绝对地相信我才对。”沉默了一会儿，钟紫芸用嘴轻轻碰了他耳朵一下，然后安静地说。他的耳朵上肉不多，好久没有这样的亲昵了，只因为今天的钟紫芸心中有愧有亏。她更没有想到这样的愧疚竟能引出夫妻间这样美妙而忧伤的浪漫。她想：我要用平淡些的语气，并在平淡的语气里加进些温情，这是很重要的。

黑暗中，陈曜把自己的身体躺正，钟紫芸也轻轻舒展了一下，还是侧着身子朝着他。

“我知道，那是不好接受的。但是，要是你能和我一样，把这事当做你自己——如你自己去氧吧吸氧一样，你就

会好受了。”钟紫芸稍作一下停顿接着说，“我是女人都能这么想，不生气，你还是一个大男人呢！”

“你也知道，在感情方面我像一个女人。”陈曜说到这句话时钟紫芸感觉到了他的气愤。钟紫芸不吭气了，把刚才要用香珠的事儿攻击他一下的想法暂时放弃。

“好了，我以后会注意！”钟紫芸很坚决地说，但是钟紫芸还是有所保留。注意并不是说钟紫芸以后不会再让他这样忧伤了。“不过归根到底你要相信我。好么？”钟紫芸努力地把握自己的语气和声调，希望能尽快化解今晚的不愉快。

“比如，我是一个刚上船的舵手，没有什么经验和胆略，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我有对家的爱和真诚，再有你不断的提醒，我一定会做好各方面的事情。”钟紫芸这话是对陈曜说的，也是对自己的心说。

身边的陈曜在她轻柔的说话声里睡着了。



2

八年前的这天是钟紫芸与陈曜结婚的日子，可是现在在

他们两人中，能记住这个日子的大约只有钟紫芸一个人了。记住这个日子虽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但钟紫芸心中依然有些遗憾。不是陈曜常忘事，根据他为人以及他的本性，他是一个细心的人。是他觉得婚结都结了，人老都老了，还纪念这个有什么意义？很有可能。婚姻本来就是浪漫和爱情的坟墓。婚前开心的情怀，婚前的浪漫是因为情欲而起。说得消极一点或许就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好纪念？是陈曜觉得和钟紫芸婚后的生活不甜蜜？太累了？开始悔恨当初不如不结婚？也有可能。钟紫芸不动声色地等着陈曜，看他是否有所表示，可是他没有任何表示，这让钟紫芸好生失望。

“你最近越来越深沉了。”钟紫芸对他说。

“我老了。”他说。是老了吗？钟紫芸听了很伤心。才三十多一点啊。是什么让他变得这般灰心？和他爱情亲情纠缠在一起，钟紫芸很关心也很不理解，这样的年龄就算老，那往后的日子呢？往后还有什么精神呢？往后的工作干劲呢？就这么完了？这也太平庸了吧。

人家林芬和志超两人吵起架来可以轰轰烈烈得大打出手，脸面留青，欲分欲离的，可是一到这些日子（结婚纪念日、林芬和志超的生日、初相识的日子等）都有一番纪念，让人觉得他们俩感情不错。而每次这样的日子林芬都会对钟紫芸说：“其实志超是一个不错的人。”

“确实是不错。”钟紫芸说：“有看不出来的爱的内容和浪漫的情怀。”是啊，志超在粗暴和沉默之后起码还带着些许季节性的变化，沉与浮让人怀念和感动。而陈曜却考虑不到这些。钟紫芸不禁羡慕起林芬来了。生性浪漫的钟紫芸，努力地将陈曜这根不假也不浪漫的“刺”使劲地往下

咽，还要希望咽得更深些。痛的没有人知道最好。钟紫芸笑着对林芬说：“我们家没这习惯。”

结婚日为什么不值得纪念？特别是一个男人，这个日子不是你一生中比较辉煌灿烂的日子吗？在这个日子里你成为一个家庭的主角，你成熟了，你完成了人生必须完成的几件大事之一，为什么不值得你纪念？那个许村滨将他和妻子结婚的十一月七日和十一月八日这两个数字买来用到自己的传呼号上。这样比较起来钟紫芸就更容易产生被冷落的心酸感了。

对陈曜的所谓的“深沉”，钟紫芸感到伤心。陈曜对功名、成就太不敏感了，这也是没有上进心的表现之一啊。钟紫芸想让他明白：如果你对与我的婚姻不满足不如意，如果你已经有了什么值得你所爱的，或者能让你的事业有所起色的人选，你应该对我提起，让我早有思想准备。

钟紫芸极力让自己愉快，她不想一直沉浸在失落和遗憾之中，她不要为这一个陈曜不愿提起的结婚纪念日而伤心几日。钟紫芸告诉自己：这太没有必要了，家是永远在的，陈曜不会因为忘了结婚纪念日就离开自己。这寒窑虽破还是能遮蔽风雨的，能为钟紫芸遮蔽风雨便是消极的她最后的安慰。何况满身是劲儿的钟紫芸目的性还那样的明确。目标高悬着，一直有着一项心中的事业。她有了追求和寻找的动力，就不会因为陈曜的不冷不热而永远地沉浸于无光的水底的。钟紫芸依然灵活地转动着妖冶的眼睛，她一直在收集着新鲜的感觉素材，钟紫芸想为自己也想为这个家涂抹些美丽的色彩，布置美丽的节日灯光。

早晨六点了，隔壁传来陈曜敦促女儿背书的声音。

“小燕子飞回来了，春天到了，小燕子跟着妈妈从很远

的南方飞回来了……小燕子高兴地说：‘妈妈，京生也爱学习了。’妈妈说：‘是啊！农村的变化可真大啊！’”

很长的课文，女儿一口气地念下来。这是钟紫芸的安慰。钟紫芸的“小燕子”七周岁了。

“小燕子！”钟紫芸喊女儿：“出去跑一会步了。”钟紫芸对她的要求一向很严格的，虽然当初生她的时候钟紫芸哭得很伤心，为没有玩够的自己，为这出生的女儿加给自己的责任，但是钟紫芸还是很努力地负担起了这一抚养和教育的责任了。

“陈曜，你快点，把刚才女儿背的书给我念一遍。”钟紫芸对在卫生间洗漱的陈曜叫着，并装出很焦急的模样，把笔尖对着笔记本。

“精神病，那是小燕子的课文。”

“对，我要。”

陈曜知道钟紫芸又在生发什么没有用的灵感了，根据婚前的约章他必须支持，于是无奈地笑着从隔壁为钟紫芸拿了女儿的课本来，扔在钟紫芸的面前，说：“自己抄去。”

这便是钟紫芸的结婚纪念日？八周年的，女儿小燕子七周岁零三个月。若没有这颗与生俱来的生动的心，没有自己的活泼、浪漫和很自信的文学修养，便没有这可爱的女儿小燕子和自己的文字。

本想用悲伤的语调、悲哀的神情写下自己的失落，不料却成了一篇远近思想结合的意识流小说的开头了。钟紫芸得意，但得意只在本子的文字上体现，并不忘形。心情是要记的，浪漫还是要找的，感觉还是要横横竖竖曲曲折折地分清楚的，这些对搞写作的钟紫芸来说是很现实的。十多年的日记习惯，也就使她有了十多年来不锁日记本的磊落光明。她



不怕陈曜看到她的日记和她的思想行为，错与对都在本子里，他不知道不等于没有，有也不等于就表示一个人的好或者坏。总之，钟紫芸想自己该是一个整体上美丽而不谈后悔的女人，应光明磊落地进行她的追求，爱自己的一切。陈曜与钟紫芸已经有十年八年的相交接触和适应了。公婆婶叔之间也没有什么言语好反对的，互相的适应。一般的情况她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父母兄弟平日虽对钟紫芸的喜好颇有微词，但他们毕竟都是钟紫芸的亲人，父母兄弟间亲情和爱是摆在头里的，可以儿女亲人包涵一切对错。

钟紫芸想，许村洧若要与自己有什么超现实的精神感觉，他也会随钟紫芸的意志上路。人总是有那么一种向往文化的精神所在。

3

不知是什么心态，肖平太缠人了，在与身边接触的人的周旋过程中，一个二十七岁的男人对钟紫芸没有任何理由就不理睬他实在难以理解。他三天两头的电话传呼过来，口口声声地喊她“喵喵”，小心地暗示着钟紫芸和他有过那种在

他看来是极神圣的关系。

被扰了清静的钟紫芸很凶地对他说：“你三岁啊？我骗你什么了？”但她也真怕他会因一时失意伤心而产生逆反行为对自己施以强暴，于是钟紫芸尽力地避开他。只要他可能出现的地方钟紫芸都不再出现，于是他见了林芬便诉说他那男人的痴情，这样的结果更增加了钟紫芸摆脱他纠缠的决心。他满腔的委屈。“你是不是嫌我只是一个私营企业的职员？”他问钟紫芸。

“你的职业和我没有关系，我比你大并且有家，出来只是玩的。遇上你是我错了，所以我现在要改正。”钟紫芸对他说。

“你的家是陈曜的，他不爱你，要是他爱你你就不会出来玩。”他低着头。当看到钟紫芸身边常常更换的男伴，他气愤了，几次要失去理智争风吃醋地大打出手都被钟紫芸严厉的眼神制止。他默默地坐在钟紫芸的身边，听钟紫芸小声的训斥：“你这么小竟然有这样的毛病？你没见我是一个结了婚的妈妈吗？你为我去打架值不值得？你那样我不仅不买你的账，还会更看不起你，我想你该更聪明些才对，不然我会后悔认识你的。”钟紫芸想，自己要多给他一些这样的折磨，让他冷静地去思考问题，去领悟自己这么严厉对他的意图或者让他在痛苦中去产生恨自己的心思。那样，肖平离开自己就会容易些。

其实，钟紫芸何尝就喜欢肖平恨她？但为了他的将来和钟紫芸自己生活的平稳幸福她必须这样做。

持续几周坚决的态度让肖平回过神来了，为了摆脱痛苦，他努力地寻找新的伙伴新的朋友。缠绵的他其实很容易被女孩儿接受的。当初的钟紫芸尚且被他的殷勤陶醉，何况

别的女孩？这天他打来电话说：

“你现在不用怕我捣乱了，其实我就不想看到你难受。这两天我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挺可以的你来看看吧。我不会缠你了，你来帮我看看这个女朋友怎么样好吗？”他很诚恳，话语中也带了几分得意。

“很高兴。”钟紫芸告诉他，“其实我不是怕你什么的，只是你总跟我在一起是永远没有结果的，为我痛苦何必呢？你又不是傻子，怎么不会想。”

“嗯。”他乖乖地应着。

“好啦，这样我们还是好朋友呢，你有事可以来找我。”钟紫芸一副大人对小孩子的口气。钟紫芸很高兴终于可以摆脱他了，可以和林芬一块没有半点负担地出去玩。想到这，钟紫芸笑了。

到了舞厅，肖平却来了，身边带着一个高挑的女孩，个子起码有一米七四吧。相貌也很好，娇羞地站在他的身后。钟紫芸和他装着不认识似的。

“肖平和那个女孩好缠绵呢，搂着腰下舞池。”林芬告诉钟紫芸。望着他的背影钟紫芸心里还真的有些难受。肖平虽然只是一个医药公司的代理，但毕竟是一个很英俊帅气的男孩，1米79的个头，斯文的眼镜，年轻的生命力，善解人意的样子。钟紫芸自认是一个有良心有自律有道德修养的女人，更应该用自己的美丽去感动和严格地管束自己和对对自己动了凡心的人，用美好的心情看着肖平的高兴和幸福，钟紫芸想。若把玩世不恭的玩心和良心拿去权衡选择，钟紫芸一定能作出最好而又最正确的选择。

“我们该替肖平高兴才对。”林芬说。

“对，幸好那女孩也挺漂亮的，要不我还真替肖平感到

可惜。”钟紫芸说。

挺过劲来，林芬看钟紫芸那轻松得意的劲儿，又提醒说：“你要小心，说不定肖平故意这样，他的心里还是只有你这个漂亮的朋友！”她很爱惜地摸摸钟紫芸的脸。

钟紫芸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自己或许有必要在哪天肖平休息了的时候，一个传呼将他约出来，请他一顿午餐，认真地聊聊自己的目的和用心以及离开他的理由，给他一个很好的很理想的引导，然后再充满友情地说儿遍“再见”，依然还是没有芥蒂的知心朋友多好啊。这样或许肖平对钟紫芸还有更多的感激和爱戴。

钟紫芸是一个有心计、讲究方法的人。说到摆脱，她有很多的经验 and 经历，她能够找出很多的理由，使用软的和硬的办法，让人不脱离不行。

4

早上陈曜送完女儿坐到钟紫芸的床边来，他抽着烟。钟紫芸知道他一定有话跟自己说，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话的由



头。“陈曜，你有话尽管说，我是你的妻子呢。”钟紫芸鼓励他。

“可是我和你在一起觉得很累。”陈曜接过钟紫芸的话头说。

可以理解，她是一个思想、思路都很活跃的妻子。事情常常是这样的，陈曜的思想还没有跟上钟紫芸的第一个念头，而钟紫芸的第二个想法的火花又点着了。

“那你跟谁在一起觉得不累？”思考了一下，钟紫芸有意地在他的话题里盘进一些杂情，以打乱他的心理不平衡和准备好的思路。

“跟小燕子在一起不累。”他沉吟了一会儿回答，很巧妙。

“我又没有打搅你，还能为你拖地板煮饭什么的，高级保姆一个，你累什么嘛？”其实钟紫芸知道他说的累是指精神上的。

“我想买一辆小车。”过了一会儿他又提出了这样的—个要求。

“不同意，你公家有车的，况且家里这些钱该专款专用的，怎么能乱动？”钟紫芸说的专款专用是指过些日子的集资分房和房屋装修。

“你什么时候滚？”陈曜又无话可说了，闷闷地在那生气。好久突然冒了一句。

“滚到那里去？”钟紫芸望着他的眼睛，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他没说明钟紫芸也不讲明，就故作含糊地问他。他没有应。

“我永远不会滚的。”钟紫芸告诉他，“即使法警今日来了把我从这拖出去，明天早上或今天傍晚我就又从后门爬

进来了。反正这一辈子我生是你陈曜的人，死是你陈曜的鬼。”

他吸着烟没有回答，钟紫芸相信他爱听这话。她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一个被别人称为“局花”的妻子，既有如花样的模样，也说不定有花一样的心。钟紫芸这样的死皮赖脸缠定陈曜，其实就是打死了他心中的那根不安心的绳结，给了他一颗定心丸。

“你不能把这家里的钱全拿走，那是我的。”陈曜说。

俗气的陈曜啊，你看人重还是看钱重？钟紫芸心里想着，没有把话说出来。她愤怒了，翻身起床，眼窝里泛起了眼泪。

“你是怕赔了夫人又折兵？”钟紫芸走向卫生间之前回过头问他。他看着钟紫芸眼里的泪没有回答。在卫生间里钟紫芸大声地说：“若我走了，除了这些书，别的东西我都不会要，不要！一分钱我都不会带的！只可惜，你想错了，我是不会走的！”

流着泪的钟紫芸在卫生间，看着镜中的自己一点美的感觉也没有，一身睡衣，披散着的头发，脸上有些儿褐斑，眼里的泪饱满。她摇摇头感觉一下自己，在咬牙反思的那一刹那，她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还是年轻的，自己的勇气还是有的。钟紫芸知道自己是爱陈曜和小燕子的，不管他们对自己怎么样。她比较过也权衡过，她爱他们是永远的，她不会拿现实实在的幸福和那些不切实际的情感和爱去交换。没有人能诱惑得了钟紫芸。

进了房间，看到陈曜拿了钟紫芸的“小宝贝”在听，磁带是她新买的《伤感恋歌》。她什么也不想说，穿上制服准备着今天的柜台当值。钟紫芸很知道，重话之所以从陈曜嘴



里说出来，是他为自己感到担忧，感到了危机。他一定感到那歌里的字字句句都是为他唱的。

梳妆罢了的钟紫芸，伴着音乐转过身去搂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自己身后的陈曜，像在斯丹奇舞厅舞着的二步舞步，缠绵而渴望。

“陈曜，你干吗不搂住我的腰呢？女人其实很需要男人强有力地搂着的。”钟紫芸说。

“跟你有什么好搂的？情人节你还和别人一块去过，孩子病了你也不及时回来。”他开始历数钟紫芸的罪状。边说边将手伸过来搂住钟紫芸。

“陈曜，这么多年的相处，你还不相信我吗？”歌一曲曲地放，过了一会儿钟紫芸对他说，“那些男孩我不过是和他們玩的，我要的是素材，你不是不知道。你看我写的东西，那数量。”陈曜听着没有应，钟紫芸知道他会把自己的话听往心里去的，妻子这么磊落光明，不是吗？

5

傍晚五点整，陈曜从家里给钟紫芸打传呼，路上的钟紫